

红旗飘飘

28



红旗飘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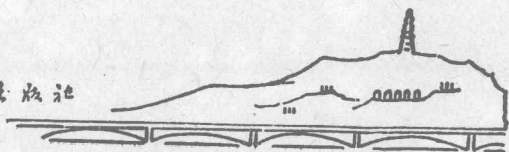
28



红旗飘飘

28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画：《饮马长江》 雷 坦

红旗飘飘 (28集)

本社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8印张 164千字

1985年3月北京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定价1.25元



目 次

信任与力量

- 琐记刘、邓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曾 克 1

军医的回忆

- 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的故事…………萧战国 25
- 陈毅和聂荣臻共话艰难史…………张 帆 33
- 我最敬佩的蔡畅同志…………区梦觉 45

太行参训队生活

- 忆朱德同志二三事…………耿玉衡 61
- 朱总在解放石家庄的前前后后…………高存信 72
- 横扫千军
- 回忆在朝鲜战场上的彭总…………丁甘如 80
- 陈老总指挥黄桥决战的三天三夜…………俞炳辉 113
- 罗帅的大学生涯…………李维民 125
- 他永远年青
- 缅怀廖公…………张 帆 140

记父亲王尽美	王乃征	148
闇公同志革命的一生	任白戈	164
“一点忠心”		
——记续范亭同志	金 城	198
我党对邓宝珊将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金 城	223

信任与力量

——琐记刘、邓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

曾 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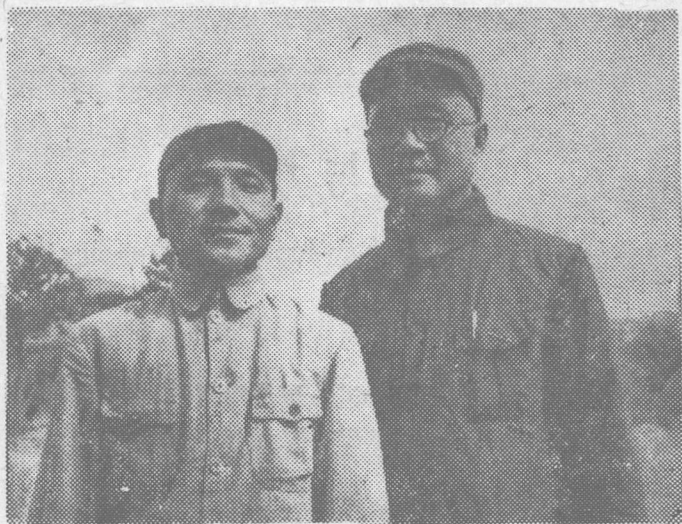
提起刘、邓，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指刘伯承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野战军，他俩一直是一个任司令员（一二九师时称师长），一个任政治委员。因此，同志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俩为刘、邓，称呼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为刘、邓大军。

力量的源泉

刘、邓在长期合作中，从职务的分工上看，虽是一武一文，其实，他俩都是文武双全的革命家。

刘伯承司令员既是大军的指挥员，统帅，非凡的战略家，军事家，又是会把思想工作做到指战员和群众心上的政治家。他有这么几句名言：做一个连、排长，不但要熟悉你的每个战士的姓名、相貌、性格、思想，而且要做到谁从你的窗下走过，你就能够从脚步声叫出这人的名字来。

邓小平政委一直是党在晋冀鲁豫部队及第二野战军的总代表，同时又担任过党的晋冀鲁豫、中原、华东、西南中央局第一书记，是杰出的、成绩卓著的政治家。可是，他同样精通军事。他除了和刘伯承司令员一同精心研究、制订作战计划，慎重果断地



一九四七年，邓小平和刘伯承在一起。

签署作战命令外，还多次亲率一支部队，独立行动，并坐镇前线，指挥作战。他也经常教导政治工作干部要努力学习军事，要下连队当兵代职，和战士们一块摸、爬、滚、打，练军事基本功，向连、排长和参谋们学业务，这样，战斗中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正确地指挥战斗，坚持战斗。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转战南北，戎马倥偬，但却非常重视积累和掌握知识；重视团结教育知识分子；重视把知识交给工农群众，用知识武装他们，为建设一支有文化的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刘、邓为部队知识化所用的心血，至今铭心难忘。很多放牛娃成长为高级将领，有的满怀激情地说：“我们的成就都是党培养的，特别是刘、邓首长手把手教出来的。”有的更形象地说：“我这给地主老财放牛的娃

娃，刚参加革命时，连扁担大的‘一’字都不认识，后来当了八路军指挥员，常常记不住刘师长的作战命令，我只好结绳记事，解下裤腰带来打疙瘩，一遍遍摸着疙瘩复述，自己吃苦不说，还完成任务带来危害。后来刘司令员、邓政委要求我们学文化，我一咬牙，攻下了文化关，能看书报，看命令，记日记，自己觉得心明眼亮啦，浑身都增添了力量。”

先从我自己说起

我虽然只跟随刘、邓经历了解放战争的年月，但他们对我的直接帮助和教育，却使我深深体会到刘、邓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被称为中国革命圣地和红都的延安一片狂欢。鞭炮声，锣鼓声，加上群众和干部的欢呼声四野震响。彩旗标语、礼花火把，以及各种能增添喜庆色彩的被面、衣衫，满天飞舞。即将丰收的柿子、大枣、红果，象欢呼的人群一样，放射着红色的光彩。这一切，把陕北高原的秋野，把延安的天地山水都映染得更加艳丽了。把两个月前胜利闭幕的党的“七大”带给人们的欣喜激发到了高潮。人们陶醉在庆祝胜利的热潮中，我也是陶醉在狂欢中的一个。

可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就对胜利后的形势做了准确的分析，指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一方面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

果然，蒋介石挑动内战的命令接二连三地发布了。我们党和蒋介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党中央的组织部门忙碌起来，日日夜夜在考虑把延安历年

来培养的干部，迅速输送到敌后和解放区去。

新建立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刘、邓，积极争取干部，特别欢迎知识分子干部去工作。记得还在“七大”开幕之前，刘、邓就动员作家去党校，听取从晋冀鲁豫来学习的干部总结经验，以便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解。我去党校认识了当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的旅长陈锡联同志，他还恳切地对我说：“我们刘、邓两位首长，把轻视文化的思想，当作有害于革命的敌人来进攻，特为我们工农干部办了扫盲班，轮训队，甚至指定教员给‘开小灶’，到现在我还不能算摘掉文盲帽子，但我们还是有信心的。欢迎你们文化人来给我们加把劲！”他操着湖北黄安（今红安）口音，把文化人，说成“文发人”。以后不论听报告或在哪儿遇着，他总是老远就喊：“文发人”，使人很不好意思。但他的招呼是亲切而诚恳的。

一批批干部离开了延安。九月间组织上也征求我的意见了。

我本来应该毫不犹豫地提出去晋冀鲁豫，何况河南还是我的故乡。可是由于一九四三年康生制造的“抢救运动”，我背上了“特嫌”结论的包袱，所以到什么地方，我只有请求组织安排。

不知是组织上看到我一九四二年以来连续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反映太行山的小说，还是其他同志透露出我的愿望，组织上终于决定分配我到晋冀鲁豫去，并告诉我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王从吾同志带队，我的档案和组织关系都交给了他。

我怀着向往、不安、探索的复杂心情，随着王从吾同志上了路。一路上他对我十分关心，一点也没有因为我的“结论”表示歧视。有时他也象我接触过的太行同志一样，亲昵地称呼我“文化人”。经过半个多月的战斗行程，我们抵达了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他把我安置在组织部招待所，临分手时无意中透露，

刘、邓八月二十五日飞返太行前，曾又一次向中央组织部要求多分配一些知识分子到太行，他很快就要把带来的名单向刘、邓汇报，一定会把大家安排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工作岗位上。

初次会见刘、邓

我来到晋冀鲁豫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刘、邓指挥全区军民，取得了上党、邯郸两大战役的胜利，这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命运和前途，起着重要的作用。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刘、邓约我和一个延安同来的作家到他们那里去。

在峰峰矿区的一所普通平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

他们身着半旧的灰棉军装，腰带、绑腿都系得象行军、作战、训练时一样正规整齐，头上都戴着棉帽。两个人身体显得都很清瘦，但却精神抖擞。刘司令员已经年过半百，又只有一只视力健全的眼睛，我和他对面而立，却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皱纹。小平政委双目炯炯有神，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位深谋远虑、心力俱健的将军。

他们热情地让我们坐下来，并特意嘱咐我们不要脱帽。这时已是入冬天气，呼吸和说话都冒白气了。我这才发现，刘、邓的房间里还没有生火。

警卫员有礼貌而周到地倒了几杯茶就出去了。小平政委把杯子递到我们手中说：

“喝点热茶暖暖和和！”

“在延安，这个时候都烧火盆啦，自己动手烧的木炭自己享受嘛！我们前方，今冬烤火晚一点，你们习惯吗？”刘伯承司令员笑着问我们。

“我们延安文抗，也是自己上山烧木炭。”我没有直接回答司令员的提问。

这时，小平政委点燃了一根外国三五牌纸烟并招待我们说：“抽一根战利品，也会增加热力的！”

刘司令员这才说：“听说你们到太行已经两个多月了，我和邓政委今天才见到你们。怠慢了，请原谅！”

这么客气的话，使我越发不安了。正不知如何答话，邓政委又说了：

“我们晋冀鲁豫地区和军队，从拥有知识和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是个贫农，或者说是贫瘠的地方。所以，我们特别欢迎文化人来我们这儿垦荒，播种。”

“抗战后，到我们太行山来的文化人也不少，作家丁玲、刘白羽等，他们离开后，都写了反映我们这儿斗争的作品。一九四四年夏天，丁玲同志在延安写成了《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初稿，拿去叫我看，她很谦虚，说材料都是采访的，写得不深不全面。我看很不错，稍微给她做了些增删，不久就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很鼓舞我们的士气呀！你们都看到了吧？”刘司令员说。

“我要求来太行，这文章也起过作用！”我一面回答，一面想起了丁玲同志会见伯承同志后向我们提起的一些事：她说，她在太行时搜集了很多材料，要动笔时还是觉得不好写，后来，一找到刘伯承师长，他谈笑风生，对太行山了如指掌，把很多战斗故事讲得又生动、又有战略眼光，听后马上就动起笔来。还说，她见伯承同志那天，在杨家岭一孔窑洞门前，看到伯承同志的爱人汪荣华同志正在晒被子，那被子还补着好多块补丁。前方抗战的高级将领，生活如此朴素，使她很受感动。

伯承同志接着说：“大学教授杨秀峰，他现在还担任我们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美国留学的农学专家张克威，给太行山培

育多好的西红柿，还推广了高产的金皇后玉米。本地土生土长的作家有赵树理、高沐鸿等。长期在这儿担任工作的有红军时期的女剧作家李伯钊，有曾在日本留学、三十年代社联的老党员任白戈，有大学生彭涛等。还有作家、诗人蒋弼、高涌，新闻记者何云，他们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听说高涌倒下时才十几岁，鲜血染红了他怀中的诗稿……”刘司令员如数家珍似的向我们讲述着。

邓政委又告诉我们，最近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些同志，和转战在大后方的一个演剧队，也要到晋冀鲁豫来。垦荒者的队伍就要扩大了。

小平政委介绍了新情况后说：

“好啦，现在该听听你们的意见了。这两个来月，你们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想怎么工作，有什么要求，都说出来，只要我们能办到的，决不吝啬。”

“我们想先到可以看的的地方去看看，工厂、农村……”心头的“冷病”促使我谨慎地这样说。

“可以看的的地方……”邓政委重复了我的话，他仿佛已经窥见了我的心，立即问：“还有什么不可以看的的地方吗？”

“政委，我的‘抢救’结论，还有保留问题，我不要求什么都能看！”

听了我的解释，刘、邓同时哈哈大笑起来。刘司令员向邓政委诙谐地说：

“我们真是官僚主义，请来的客人，心上还带着枷锁，先给他们松绑吧！”

小平政委立刻向我们说：“同志，你们还没听说吗？我和司令员八月二十五日从延安坐飞机回来，一下飞机，就向我们的干部发布安民告示。司令员对大家说，蒋介石抢我们的胜利果实来了，咱们马上准备打仗。整风、‘抢救运动’弄错了的问题都

一风吹了，大家都把包袱丢掉，轻装上阵！司令员的话，比什么动员都有力量，上党、邯郸打了两个漂亮仗，支援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保卫了他老人家的安全，迫使蒋介石在和平协议上签了字，争取了国民党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打出了现在这个和平局面。咱们晋冀鲁豫中央局，也才有条件在峰峰召开第一届全会扩大会，我们也才能在这儿约见你们。你们的党员介绍信都转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还能再向两位赤诚相见的首长说什么呢？沉默了一会，我才说：

“我想参观参观工矿，我想听听咱们自己工厂的机器声，看看咱们自己的炉火，自己烟筒里吐出的烟花。”

“愿意到哪里去，我们都全力支持。”邓政委一面应承着，一面就叫来了参谋和秘书，吩咐说：“这两位刚从延安来的作家，要去参观。由你们共同安排，哪里都可以去，好的，坏的，都要他们看。”

参谋们把政委的话认真记了下来。

我第二天就先到峰峰矿区参观。我到了“黑金子”的宝库，由于刘、邓亲自嘱咐和安排，参谋秘书的陪同，介绍信上特别注明了共产党员，矿区的领导和工人同志们，把宝库开发以来的历史全部讲给我听。

过去，日本强盗把这些黑金子运走，去炼优质钢铁，制成武器杀害中国人；如今，赶走了日本强盗，峰峰矿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我看见一车车的黑金子，从矿道里运出地面，堆成一座座小山。黑金子在冬天的太阳下闪着千万只晶亮的眼睛，它们好象在说：

“我们要快去为工厂冒烟！叫火车头吼叫！让群众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冬天！”

“我们更应该把刘、邓和各级领导、干部和八路军的屋子烧热！”

我的心也被矿区的火烧红了。接着，我就到彭城县纸坊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发电厂去参观学习。

和峰峰一样，在发电厂我受到同样热情的接待，连鬼子管理时代，中国一般工程师都严禁进入的发电机组室，都让我这个外行人看了个仔细。我第一次爬着耸直的扒墙而立的钢竖梯，脚一点儿也不抖。由于两天来我实际感受到的信任，思想上的包袱轻多了。眼睛里不时吹进几粒小烟尘，流一股欢乐的眼泪就把它冲掉了。

我仔细地了解发电厂临解放时的护厂斗争情况。纸坊发电厂的过去和现在，象盛开的鲜花吸引蜜蜂一样，吸引着我。不久，我试写了一篇小说，这是我第一篇以工人为题材的作品，题目叫《解放‘5000’发电厂》，因为这个发电厂的马力为五千瓦。后来出集子时改名为《黎明前后》。这篇作品，完全是在刘、邓的信任、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从此，我一刻也不能安静了，我开始到太行山这战斗的广阔土地上去，到刘、邓几年来曾经共过患难的人民群众中去。和军民夜话当年，讨论新的生产和土改计划，我跟他们一同去参加劳模会，用笔为先进人物画像，他们高尚的品德，进一步给我力量，那个装在档案中的待查结论，在我头脑里也逐渐淡漠了。

伯承遣骑追专家

那是三八年春天。太行山的积雪消溶了，漳河的冰也开始解冻，溶雪汇进了河水，推送着冰块，发出唰唰和潺潺交流的响声，犹如一支欢快、流畅的迎春抒情曲，向下游流去。

天刚刚微明，太阳在东边的山垭里初露玫瑰色的霞光。几

十年来保持着早起习惯的伯承师长，已经从山坡上健步走来，在河边上停下了脚步。

他远望着密林环抱的山峦和环山道上突露的“煤线”（自然露出的煤，形成带状，群众称为“煤线”），近看清澈见底的漳河和两岸刚刚返青的麦苗，他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说：“好富的地方啊！”可惜让国民党反动派敲骨榨髓，糟蹋得民穷财尽……从去年十月夜袭日军阳明堡飞机场以来，他率领部队不停息地袭击敌人，终于在太行山具有良好条件的地方站住了脚。今后将依托它，创建更大的根据地，坚持华北的抗战。

现在，是如何加快根据地的建设，保护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又打仗，又生产，让人民和军队都兵强马壮，才能坚持长期抗战。

伯承师长正在思考建设太行山的蓝图，警卫员请他回去吃早饭。他吃着武乡、辽县这一带特有的“煮疙瘩”，就着凉拌萝卜丝，他的思路还没有从“如何搞好太行山根据地的经济”中解脱出来。他三口两口解决了问题，撂下饭碗，就径直走到不远的师参议会去，想把自己考虑的这个问题，和参议会们聊一聊。

在参议会里，他见到一个新调来的年轻参议李心农。李参议简单地向师长做了自我介绍，刘师长就亲切地让李坐在自己的身边。他挥手让大家随便坐下，便向来到参议室的同志们说：

“今天想和同志们谈谈咱们太行山的远景，请同志们敞开思想，自由发表意见。”

一开始，大家感到题目有些突然，显得有点紧张，还是师长先开场：

“谁带头，咱们先唱个《在太行山上》吧！”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气氛在歌声中活跃起来。师长说：

“对啊！这就是诗人和音乐家对咱们太行山的歌颂和描绘。它已经吸引着千千万万的抗日健儿投入了自己的怀抱。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后来长征到延安，凡是共产党和人民用血肉开辟的根据地，军民对它那儿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一捧清泉，一把泥土都怀有深情，都愿意用血汗把它建设好。”

参议们的心窍被师长的话启开了。有人情不自禁地哼起《开荒》歌来：

开荒！（噢）开荒！
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噢）织布！
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

我们努力耕织，
不少他们穿吃，
打败鬼子好回家。

“大声唱吧！这歌就是我今天要和大家研究问题的实质。”师长鼓励地说。

参议们明白了师长的意图，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来。有的说，在井冈山时部队自己熬硝盐，朱总司令带头挑粮食，我们要